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習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三

起十七年四月盡十九年五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下

癸卯貞觀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

忌房元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

唐制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三

司請給事中中書舍人與御史參鞠也今令三省與大理參鞠重其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

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

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爲

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元素右庶子趙宏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爲庶人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甯以數諫獨蒙勞勉以紇于承基爲

祐川府折衝都尉爵平棘縣公

唐志岷州有祐川府隋志岷州臨洮縣後周置祐川郡唐蓋因周郡

名以爲府也

侯君集被收賀蘭楚石復詣闕告其事上引君集謂曰朕

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以所與承乾往來啟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以爲不可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蹉跎至此然事陛下於藩邸擊取二國

謂吐谷渾高昌也

乞全一子以

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二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又嘗與靖同赴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志乎意不在人矣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智小而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爲戎首上曰何以知之道宗曰君集自負微功恥在房元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尙書未滿其志非毀時賢常有不平之語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妄生猜貳邪及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君集出自行伍素無學

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爲將領入參朝政竝有時譽然性矯飾喜矜誇好弓矢而不能成其藝乃以武勇自負及與承乾之謀心不自安每中夜蹶然而起歎咤久之其妻怪而謂之曰公國之大臣何爲乃爾必當有故若有不善之事孤負國家宜自歸罪首領可全君集不能用故至於敗

附錄西陽雜俎云君集既與承乾通謀意

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或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一骨如魚尾因吟嚙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之弓因欲自首不決而敗

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

愍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

秦小

字青雀

臣進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

其子朕見其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
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君天下何殺其愛子傳位晉
王者乎陛下曰者既立承乾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
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
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
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變形於色上
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
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
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
乾旣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褚
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

三子謂齊王祐太子承乾
魏王泰一弟謂漢王元昌我心

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
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
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
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
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
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
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眾皆譁呼曰晉王仁
孝當爲嗣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六典太極宮城南面
三門中曰承天東曰
長樂西六典門下省有城門救門司盡辟其騎四人韋京城皇
城宮殿諸門開列之節置門僕八百人
曰永安程大昌曰太極宮之北有內苑以
其在宮北故亦曰北苑苑之北門分番引泰入肅章門幽於北苑
日啓運門又北卽禁苑禁苑廣矣丙戌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

下舖三日賜民八十以上粟帛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且泰立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太子治幼而岐嶷端審寬仁孝友初受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上問曰此書中何言爲最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上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及文德皇后崩太子時年九歲哀慕感動左右上由是特深寵異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丁亥以中書令楊師道爲吏部尙書初長廣公主適趙慈景生節

慈景死更適師道師道與長孫無忌等共鞫承乾獄陰爲趙節道地由是獲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姊己丑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元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李世勣爲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

始歐陽脩曰謂同侍中中書令也又以左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右衛率前詹事于

志甯中書侍郎馬周爲左庶子吏部侍郎蘇勛中書舍人高季輔爲右庶子刑部侍郎張行成爲少詹事諫議大夫褚遂良爲賓客

太子賓客正三品古無此官唐始置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須灰可療

上自翦須爲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

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勦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沈
醉上解御服以覆之癸巳詔解魏王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
大將軍降爵爲東萊郡王泰府僚屬爲泰所親狎者皆遷嶺表以
杜楚客兄如晦有功免死廢爲庶人給事中崔仁師嘗密請立魏
王泰爲太子左遷鴻臚少卿庾子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

殿門東宮
之殿門也

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

三師書前後稱名惶恐五月癸酉太子上表以承乾泰衣服不過
隨身飲食不能適口幽憂可愍乞勅有司優加供給上從之黃門
侍郎劉洎以太子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
興亡在焉弗勤於始將悔於末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
秋鼎盛學富有漸以陛下多材多藝尙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

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不尋篇翰陛下每退朝必引見羣臣降以
溫顏訪以今古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此皆臣所未諭
也臣愚以爲宜授以良書娛以嘉客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
接賓游訪得失於當代使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又古之太子問安
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
以下接對甚希陛下既不能親教宮寮又無由進言雖有具寮竟
將何補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宏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上乃命泊
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 六月己
卯朔日有食之 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
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
能威絕域者也 甲午以旱避正殿減膳詔京官五品以上言事

丁酉右僕射高士廉遜位許之其開府儀同三司勅封如故仍同門下中書三品知政事 閏月辛亥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

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

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

顏淵曰昔造父巧於使馬造父

不窮其馬力是造父無佚馬也

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

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丁

巳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

左右十衛屯

營也 薛延陀眞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

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饌上御相思殿大饗羣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資甚厚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爲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

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救夷男使親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不成昏。其下復搆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二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真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真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爲所留。悔之無及。」真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藉獨留我。漠北必常有主舍我。而他求。固非大國之計也。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陀先無庫廩。真珠調斂諸部。罕思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爲聘財未備。而與爲昏。將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遣還三使。褚遂良上疏以爲薛延陀本一俟斤。陛下邊平沙塞萬里。

蕭條歲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爲餘寇奔波須有酋長聖書鼓舞

立爲可汗

見一百九十三年

比者復降鴻私許其姻媾西告吐蕃北諭

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夷宴樂終

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

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聲聽所顧甚少所失殊多

嫌隙旣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恐非所

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

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

補註恩重力輕故日負之無力

何惜不使有始

有卒乎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

匈奴庭謂之龍城無常處故沙幕因謂之龍沙

中國誅之

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爲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

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旣許

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
知今昔漢初匈奴疆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
今中國疆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陀所以匍
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爲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
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并
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我又以女妻
之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
意必反噬爲害今吾絕其昏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
之矣卿曹第志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
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彊棄信而絕之雖滅

辭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鞞鞞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冊命 丙子徙東萊王泰爲順陽王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中書侍郎兼左庶

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疏遠賢良狎昵羣小

昵音

卿可

察之果不可教示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泄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爲穀州刺史及承乾敗秋七月辛卯復左遷正倫爲交州都

督初魏徵嘗薦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為僕射且曰
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上以君集
好誇誕不用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

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
主而陪所撰碑 初上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歷代史官錄秘書
省著作局皆著作

耶掌修國史北齊詔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
而已貞觀三年始移史館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白
是著作耶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
始罷史職

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
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
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
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元之後

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上不從元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劾爲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元齡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魯父子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也莊公疾問後於叔牙曰慶父才問季友友曰臣以死奉版遂而立慶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卽命削去浮詞直書其

事 是月京師說言云上遣根根取人心肝以祠天狗遞相驚悚上遣使徧加宣諭月餘乃止 八月庚戌以洛州都督張亮爲刑

部尙書參預朝政以左衛大將軍太子右衛率李大亮爲工部尙

書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

三職卽所謂工部尙書及衛兩宮也

恭儉忠謹每宿直

必坐寐達旦上謂之曰公每宿直我便通夜安臥房元齡甚重之

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當大位初大亮爲龐玉兵曹爲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將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爲將作丞自置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弼拒不受大亮言於上乞悉以己官爵授弼上爲之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元獎齋璽書賜高麗相里姓元獎名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

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爾矣 癸未徙承乾於黔州甲午徙順

陽王泰於均州

武當縣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宋屬始平郡梁置武當郡及興州後周改豐州隋開皇初改均州

大業初廢爲武當縣屬浙陽郡義帝二年分浙陽之武當均陽置均州孫愐曰均水出折縣北山入河均今作均隋置均州以水名

州也上曰父子之情出於自然朕今與泰生離亦何心自處然朕爲

天下主但使百姓安甯私情亦可割耳又以泰所上表示近臣曰

泰誠爲俊才朕心念之卿曹所知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斷之以

義使之居外者亦所以兩全之耳先是諸州長官或上佐歲首

親奉貢物入京師謂之朝集使亦謂之考使京師無邸率僦屋與

商賈雜居上始命有司爲之作邸冬十一月己卯上祀圓丘

初上與隱太子巢刺王有隙密明公贈司空封德彝陰持兩端楊

文幹之亂上皇欲廢隱太子而立上

見一百九十一卷武德七年

德彝固諫而

止其事甚秘上不之知薨後乃知之壬辰治書侍御史唐臨始追

劾其事請黜官奪爵上命百官議之尙書唐儉等議德彝罪暴身

後恩結生前所歷眾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謚詔黜其贈官改謚

曰謬削所食實封

六典曰魏氏五等皆以鄉亭多假空名不食本邑隋氏始立王公侯以下制度至唐因之率多

虛名其言食實封者乃得眞戶舊制戶皆三丁已上一分入國開元中定以三丁爲限租賦全入封家

救選良家

女以實東宮癸巳太子遣左庶子于志甯辭之上曰吾不欲使子

孫生於微賤耳今旣致辭當從其意上疑太子仁弱密謂長孫無

忌曰公勸我立雉奴

治小字雉奴

雉奴懦弱不能守社稷奈何吳王恪

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

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眞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願陛

下熟思之上乃止十二月壬子上謂吳王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

有罪則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漢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陰圖不軌

霍光折簡誅之

見二十三卷元鳳元年

爲人臣子不可不戒

爲後無忌殺恪張本

庚

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

甲貞觀十八年春正月乙未車駕幸鐘官城

漢鐘官在上林苑中至唐時蓋故城猶存

也其地當在鄆杜二縣界庚子幸鄆縣壬寅幸驪山溫湯

相里元獎至平壤

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高麗王使召之乃還元獎諭使

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毀侵我地五百里自非

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元獎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至於遼東諸

城本皆中國郡縣

高麗之地漢魏皆爲郡縣晉氏之亂始與中國絕

中國尙且不言高麗

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二月乙巳朔元獎還具言其狀上

曰蓋蘇文弑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

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願兩則

四夷嚮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

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閒者薛延

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婦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眾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耳 己酉上幸靈口

九城志京兆臨潼縣有零口鎮
編唐之昭應縣昭應唐初之新豐縣接宋白續
通典京兆新豐縣界有零水零口蓋零水之口
 乙卯還宮 三

月辛卯以左衛將軍薛萬徹守右武衛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夏四月上御兩儀殿皇太子侍上謂羣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聖德上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

諺曰生狼猶恐如羊

曹大家女諺曰生男如狼猶恐其羊生女如鼠猶恐其虎蓋古語也

冀其稍壯

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尙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

辛亥上幸九成宮壬子至太平宮

京兆鄠縣東南三十里有隋太平宮

謂侍臣曰人

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

窮詰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

性好謂性之所好也

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白

矜魏文宏才虧眾望於虛說此材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騎

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謠言虛懷以改己未至顯

仁宮

是時幸九成宮爲避暑也至八月甲子始自九成宮還京師顯仁宮在河南壽安縣幸東都則爲中縣幸九成宮非其所

罷之路岐州郿縣有隋

安仁宮顯恐當作安

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敕將作大匠

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甲午下詔遣營
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
其勢以太常卿韋挺爲饋運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師副之自河北
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宐從事又命太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
州糧入海銳瑀之子也 八月壬子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
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踰絕古今臣等
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
悅朕欲而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

忘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恃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置有利益然其意向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甲子上還京師 丁卯以散騎常侍劉洎爲侍中行中書侍郎岑文本爲中書令太子左庶子中書侍郎馬周守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

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文本弟文昭爲校

書郎喜賓客

唐校書郎正九品上掌
撰校典籍屬祕書省

上聞之不悅嘗從容謂文本

曰卿弟過爾交結恐爲卿累朕欲出爲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弟

少孤老母特所鍾愛未嘗信宿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愁悴儻無

此弟亦無老母矣因歔歔嗚咽上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嚴戒之

亦卒無過 九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黃門

侍郎卽門下侍郎正四品上韋貳侍中
之職凡政之弛張事之興奪皆參預焉 焉者試於西突厥西突

厥大臣屈利啜爲其弟娶焉者王女由是朝貢多闕安西都護郭

孝恪請討之 按唐六典永徽中始置安南安西大都護又按舊書

郭孝恪傳貞觀十六年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蓋滅

高昌後便置安西都護而加大字則在永徽中也 詔以孝恪爲西
州道行軍總管帥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擊之會焉者王弟誦鼻

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頡鼻弟栗婆準爲鄉導焉書城四面皆水恃險而不設備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將士浮水而度比

曉登城執其王突騎支

舊唐書作
亂突騎支

獲首虜七千級雷栗婆準攝國

事而還孝恪去三日屈利吸引兵救焉者不及執栗婆準以勁騎

五千追孝恪至銀山孝恪還擊破之追奔數十里辛卯上謂侍臣

曰孝恪近奏稱八月十一日往擊焉者二十日應至必以二十二

日破之朕計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畢驛騎至西突厥處那

吸使其吐屯攝焉者遣使入貢上數之曰我發兵擊得焉者汝何

人而據之吐屯懼返其國焉者立栗婆準從父兄薛婆阿那支爲

王仍附於處那吸

處那吸蓋亦西突
厥之部落酋長

乙未鴻臚奏高麗莫離支

貢白金褚遂良曰舌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弑君遺魯

以郃鼎桓公愛之納於太廟春秋譏焉莫離支弑其君九夷所不

容後漢書東方有九夷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白虎通夷者博也言無禮儀或云夷者抵也言仁而好

生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禦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郃鼎之類也臣謂不可

受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建武有官爵莫離支弑

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

理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甲寅車駕行幸洛陽以房元齡

留守京師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李大亮副之郭孝恪鏢焉耆

王突騎支及其妻子詣行在敕宥之丁巳上謂太子曰焉耆王不

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係頸束手漂搖萬里人以此思懼則

懼可知矣己巳敗於澠池之天池澠池縣漢晉屬宏農郡後魏置澠池郡後周置河南郡人家中

發郡以縣屬洛州唐屬穀州縣道元曰熊耳山際有池池水東南流水側有一池世謂之澠池十一月壬申至洛

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璿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爲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矢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爲富貴極耶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疏又復不拜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元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尙書張

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峽兵四萬

峽中諸州藥
碑歸是也

長安

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太子詹事
左衛率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
降胡趣遼東兩軍合勢竝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
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眾工造梯衝於安蘿山時遠近勇
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易又
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
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爲勞費且言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
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眾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勝之
道有五一曰以大擊小二曰以順討逆三曰以治乘亂四曰以逸
待勞五曰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爲疑懼於是凡頓舍

供費之具減者太半 十二月武陽懿公李大亮疾篤上聞之親
爲調藥馳驛賜之臨終上表請罷高麗之師表成歎曰吾聞禮男
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終而卒大亮有文武才略義
兵入關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侵寇大亮賣所
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盜賊所擊輒平其後胡
賊寇境大亮眾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豪帥諭以禍福羣胡
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以宴之徒步而歸前後降者千
餘人縣境以甯及平輔公祐以功賜奴婢百餘人平吐谷渾以功
賜奴婢百五十人大亮謂之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何
忍以汝爲賤隸乎皆放遣之前後所得俸賜悉以遺其親戚又罄
其家資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送終之禮一時稱盛及

卒家無珠玉以爲含惟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爲大亮所
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天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
可干以非義對天子爭是非一無回撓居家雖妻子未嘗見其情
容事兄嫂同於父母 壬寅故太子承乾卒於黔州上爲之廢朝
葬以國公禮 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度河

見上卷十五年

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

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豫蓄輕騎於漠北欲擊之上遣使戒敕無得
相攻真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
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爲至尊克之當翦爲奴
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

見一

百九十五

此屬歡心安可以人理得也臣荷恩深厚請爲至尊誅

之自是數相攻俟利苾之北度也有眾十萬勝兵四萬人俟利苾不能撫御眾不愜服戊午悉棄俟利苾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以爲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

勝州去京師一千八百三十里

夏州去京師一千一百一十里

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鎮洛陽

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爲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元感以運卒反於黎陽非戎狄爲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可爲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

顧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爲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
俟利苾旣失眾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前太樂丞王績
卒績字無功通之弟也博聞強記至於陰陽歷數無不洞曉雅善
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然
性簡放不喜拜揖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處巾冠婚皆不與也
與李播呂才善隋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
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自劾解去歎曰羅網
高懸吾且安往乃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遁
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閒仲長子光者亦隱士也無妻子結
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徒與相近子光不言未
嘗與績交一語然與對酌相與極懽績有奴婢數人種黍釀酒養

鬼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常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醕或數日武德初嘗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答曰良醕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曰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其中有深意乃除焉革遂日供其酒及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亦死績曰天奪我酒邪遂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績追述革酒法爲酒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以革爲配絳州刺史崔公善悅之請與相見績曰奈何欲坐召巖君平竟不見京兆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績曰吾不能

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醅醪也崔杜皆高績調趣卒不敢屈晚歲
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君輩不解理正當然因著醉鄉

記至是自刻死日而卒

附錄醉鄉記曰醉鄉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耶陸阪其氣

仰平一溪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械器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窅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制臣姑夜神人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樂集社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天下遂不甯正平末孫桀紂而升糟耶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其鄉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臣與醉鄉達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下遠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往寤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於其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清寂也如是予得遊焉故爲之記

乙貞觀十九年春正月韋挺坐不先行視漕渠運米六百餘艘至

盧思臺

據舊書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此清渠蓋卽曹操伐烏丸所開泉州渠也上承桑乾河

淺塞不能

進械送洛陽丁酉除名以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崔仁師亦坐免官 滄州刺史席辯坐贓污二月庚子詔朝集使臨觀而戮之

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以特進蕭瑀爲洛陽宮畱守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元感之變且邊關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爲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丁巳賜所過高年鰥寡粟帛詔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附近五戶供灑掃上之發京師也命房元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或詣畱臺稱有密房元齡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元齡驛送行在

上聞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爲誰曰房元齡上曰果然叱令腰斬璽書讓元齡以不能自信

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癸亥上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

魏太祖葬鄴城西

縣本相州治所後周大象二年隋文帝輔政尉遲迥起兵於鄴兵敗鄴城破文帝令焚鄴城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爲相州治所煬帝復於鄴故都大慈寺置鄴縣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

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

洛陽至幽州一千六百里

月丁丑車駕至定州

洛陽至定州一千二百里

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

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伐高麗煬帝大業八年九年十年三伐高麗朕

今東征欲爲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

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惟噉肉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

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
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上將發太
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畱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
爲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
悲泣何爲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劉洎馬周少

詹事張行成

詹事秦官自漢以來掌東宮內外眾務員一人後魏
置二人分左右尋復置一人至唐又置少詹事一人

正四

品上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鎮定州長孫無忌岑文本

與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兩籠

於鞍後

改正兩籠並置原文作雨衣雨衣何必帶自手結
餘爲箭囊故自結之今從新唐書高麗傳改正

命長孫

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柳城

柳城縣營
州治所

多張

形勢若出懷遠鎮者

營州有懷
遠守延城

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

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

通定鎮在遼水西隋大業八年
伐遼所置而道隋起浮橋度遼

水所

築至元菟

陳壽曰漢武帝開元菟郡治沃沮後為夷貊所侵徒都句驪縣西北有遼山遼水所出

高麗大

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

千至新城

考異曰唐歷張儉懼敵不敢深入江夏王道宗固嘗將
百騎賊上許之因問往返幾日對曰往十日周覽十

日返十日總經一月望謁陛下迷秣馬東兵無歷險阻直登遼東

軍南觀其地形險易安營置陳之所及還賊已引兵斷其歸路道

宗擊之盡殪斬關而出如期謁見帝歎曰貴胄折衝都尉曹三良

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絹千匹今從實錄折衝都尉曹三良

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

自遼東城東行三百里
至建安城漢平郭縣地

破高麗兵斬

為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首數千級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視事又令更為士廉設案士廉

固辭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

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

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

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

晉灼曰嚴鼓疾擊之鼓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鼓○鑿音操又音

倭入

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

高士廉等同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文

本字景文父之象隋末爲邯鄲令嘗被人訟理不得申文本年十

四詣司隸理冤辯對哀暢爲眾所異試令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

意甚佳合臺嗟賞父冤遂得直蕭銑僭號召署中書侍郎專典文

翰及銑平歸國爲中書舍人詔誥繁湊政史六七人泚筆待書文

本口占授成無不各盡其妙遂代顏師古爲中書侍郎文本自以

出自書生每懷撝損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居處卑陋室

無衲褥幃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上每言其宏厚

忠謹故親信之晉王立爲皇太子名士多領官官上欲令文本兼
攝文本再拜曰臣本庸才久踰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
忝春坊以速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及拜中
書令人或勸其營產者文本歎曰我本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瞻
昔之望不過秘書郎或一縣令耳今無汗馬勞徒以文墨致位宰
相斯亦極矣俸祿已多何得更求產業凡財物出入悉委季弟文
昭主之一無所問 死是故太子承乾廢黜宮寮除削者多未收
敘許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恤刑往哲寬仁義在宥過
竊見廢官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頗慙歲時但庶人包藏悖逆陰結
宰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至於宮僚迴無關預今乃投鼠及器孰
謂無冤焚山毀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

爰絲不坐于劉溥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于海昏如欒布策名于彭越田叔委質于張敖皆主以凶逆誅夷而臣以賢良收擢歷觀史籍稱爲美談今張元素令孤德棻趙宏智裴宣機蕭鈞等竝砥節礪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名于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箠撻或以忤意而見猜嫌一槩雷同竝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

宏由是元素等稍得敘用

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

牟城

蓋牟城在遼東城東北唐取之以其地爲蓋州大元遼陽府路有蓋州遼海軍節度領建安湯地熊岳秀岩四縣丁

巳車駕至北平

此古北平也隋志平州隋爲北平郡

癸亥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

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沙臬城

改正沙臬

原文作卑沙今依張亮傳改正

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

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邱孝

忠等曜兵於鴨綠水

杜佑曰鴨綠水在乎懷城西北四百五十里源出靺鞨長白山漢書謂之馬訾水今謂之

混同江李心傳曰鴨綠水發源契丹東北長白山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今女真居之

李世勣進至遼東

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

立德布土作橋車不陷行壬中度滯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

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爲眾寡懸絕不若深

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眾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

必敗且吾屬爲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李世

勣以爲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勣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

所向皆靡眾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乂退走唐兵不利道

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陳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

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度遼水撤橋以

望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
斬張君义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
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
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譟聲震天地甲
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藝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
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
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爲遼州今大元遼陽府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衛
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爲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烏骨
城遣兵萬餘爲白巖聲援自登州東北海行至烏湖島又行五百里東傍海濤過青泥浦崑崙杏人浦
石人汪棠隨將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
乃至烏骨在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
梁中其腰尙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眾之中而

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暎而罷萬備萬徹之弟也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殷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四

起十九年六月盡二十二年三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上

貞觀十九年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臨城投刀鉞爲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爲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旣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及是李世勣

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勦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幄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仗任其所之先是遼東城長史爲部下所殺其省事奉妻子奔白巖

省事吏職也自後魏以來有之賈按岳之攻尉遲菩薩也菩薩使省

事傳語是也

上憐其有義賜帛五匹爲長史造靈輿歸之平壤以白巖

城爲廢州以孫代晉爲刺史契苾何力創重上自爲傅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爲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之初莫離支

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葢牟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竝請從軍自效

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爲我戰莫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

而滅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廩賜遣之己亥以葢牟城爲葢州丁

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

安市漢古縣屬遼東郡舊書薛仁貴傳作安地城

進兵攻

之丁巳高麗北部耨薩高延壽南部耨薩高惠真帥高麗靺鞨兵

十五萬救安市

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麗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賢曰按今高麗五部一曰

內郡一名黃部

卽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卽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卽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卽灌奴部也

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卽消奴部也

據北史高麗五部各有上謂侍等薩蓋其酋長之稱新書高麗大城置耨薩一比都督也

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

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爲阻坐

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眾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

太宗貞觀十九年

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

老習事

東夷傳高句驪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陳壽曰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相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薛居正曰高麗官

其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對盧以下官總十二級謂延列置州縣六十餘大城置驛薩比都督小城置道使比刺史謂延

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

之眾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

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

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衛大將軍

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

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上悉召諸將問計

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

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

冠身親行陣凡出奇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爲諸公商度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棘謁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眾可不戰而降上不應爲上情不用遣使給延壽曰我以爾國疆臣弑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爲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灑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

於朝堂之側

行營備宮省之制故亦有朝堂

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

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竝進延壽

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龍門人薛仁貴

龍門漢皮

氏縣地後魏曰龍門縣并置龍門郡隋廢郡以縣屬蒲州唐武德初爲秦州治所貞觀十七年州廢屬絳州

著奇服大

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

餘級上望見仁貴召拜游擊將軍仁貴安都之六世孫

薛安都爲將以勇聞

於宋魏

之閒 丕名禮以字行仁貴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

謂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

難得之時也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也仁貴乃往

見將軍張士貴請從行初至安市會郎將劉君弔爲賊所陷仁貴

馳救之斬賊將繫首馬鞍賊皆懾伏由是知名時兵部侍郎楊宏

禮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殺獲甚多上自山上望見其眾砲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顧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宏禮素弟岳之子也延壽等將餘眾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

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己未延壽惠真帥其眾三萬六千八百

人請降

考異曰實錄云李勣奏曰向若陛下不自親行臣與道宗將數萬人攻安市城未克延壽等十餘萬抽戈濟至城內

兵士復應開門而出臣救首救尾旋踵即敗必爲延壽等縛送向平壤爲莫離支所笑今日臣敢謝陛下性命恩善帝素狎勣笑而領之按勣後獨將兵取高麗豈必太宗親行邪此非史官虛美乃勣諛辭耳今不取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

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皆伏地不能對上簡耨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頰頓地歎呼聞數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阮之獲馬五萬

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作器械稱是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

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

曰朕爲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

據舊史其山本名六山

秋七月

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己卯詔標識戰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

歸戊子以高延壽爲鴻臚卿高惠眞爲司農卿張亮軍至建安城

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

牀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爲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勸兵擊高

麗破之八月甲辰倭騎獲莫離支諜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

反接兩手

縛之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閒行不食數日矣命

賜之食謂曰爾爲諜宐速反命爲我寄語莫離支欲知軍中消息

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閒行辛苦也竹離待跪上賜履而遣之

屬草

贖也。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爲
塹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爲寇抄軍士舉行野宿如中國
上之將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今我父
子東征高麗汝能爲寇空亟來眞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
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眞珠啗以
厚利眞珠懼服不敢動考異曰實錄上謂近臣曰以我量之延陀
其死矣聞者莫能測按太宗雖明安能料
薛延陀之死今不取九月壬申眞珠卒上爲之發哀初眞珠請以其庶長子
曳莽爲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婁子拔灼爲肆葉護可汗居
西方統薛延陀詔許之皆以禮冊命曳莽性躁擾輕用兵與拔灼
不協眞珠卒來會喪旣葬曳莽恐拔灼圖己先還所部拔灼追襲
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爲薛延陀
亂亡張本上之克白巖

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女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奴旣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爲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眾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烏骨城縛薩老耄不能

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
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

沙城卽沙卑城

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并力拔烏骨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
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
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
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諸軍急
攻安市上聞城中雞雉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
今雞雉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
人鎗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
江夏王道宗督眾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
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

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爲之針藥山晝夜不息凡六旬
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
屯山頂以備敵山頽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
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

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

殺王恢

見十八卷
元光元年

不如秦穆用孟明

秦穆公使孟明帥師東伐再
爲晉師所敗穆公復用孟明

孟明增修其政帥師伐晉
晉人不敵出逆霸西戎

且有破葢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

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矣未敕班師先
拔遼葢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
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命李世勣江
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爲殿乙酉至遼東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濘

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藪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爲梁上自

繫薪於馬鞘以助役

按孔穎達禮記正義曰弓頭爲鞘此所謂馬鞘蓋馬鞞頭也

冬十月丙申

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度渤錯水

蓋溝渤錯水皆在遼澤中

暴風雪士

卒沾溼多死者數然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拔元菟橫山蓋牟

磨米遼東白巖沙坐麥谷銀山後黃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

中國者七萬人

考異曰實錄上云徙三州戶口入內地者前後七萬人下癸丑詔書云獲戶十萬口十有八萬蓋并

不徙者言之耳

新城建安駐驛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

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

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

勞賜之丙午至營州

營州至洛陽二千九百一十里

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

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歸哭盡哀其父母聞

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丙辰

上聞太子奉迎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

漢遼西郡有臨渝縣唐志營州

有渝關守捉城杜佑曰臨渝關在平州盧龍縣城東百八十里道逢太子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

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

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

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

賞軍士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爲民

謹呼之聲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

拜舞呼號宛轉於地塵埃彌望庚辰過易州境司馬陳元璿使民

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上惡其諂免元璿官丙戌車駕至定州

丁亥吏部尙書楊師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遷工部尙書壬辰

車駕發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癰御步輦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

爲上吮癰扶輦步從者數日辛亥上疾瘳百官皆賀上之征高麗

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

薛延陀多彌可汗旣立以上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

河南者北河之南卽朔方

新幸之地上遣左武侯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思力羸

形僞退誘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陳以待之薛延陀大敗追奔六

百餘里耀威磧北而還

考異曰高宗實錄云會延陀死耀威漢北而還其意指眞珠爲延陀也按眞珠澤太

宗威靈不敢入寇又死在九月而此云冬來寇必非眞珠也田仁會傳作十八年亦誤也

多彌復發兵寇夏州

己未敕禮部尙書江貢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

鎮朔州

武德三年分并州之樂平遼山平城石艾置遼州樂平郡八年改曰箕州後周始廢州於漢代郡之靈邱隋廢州以

靈邱縣屬肆州唐武德六年分肆州之靈邱易州之飛狐地置蔚州靈州雲中郡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縣其地

實隋馬邑郡之雲內縣恆安鎮卽後魏所都平城也開元十八年改定襄縣爲雲中縣 右衛大將軍代州都

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綬丹延鄜坊石

隰十州兵鎮勝州勝州隋之榆林郡後魏置有銀州隋廢爲儒林縣屬綏州貞觀二年分綏州之儒林眞鄉縣復

置銀州銀州郡漢西河之圖陰圖陽縣地也杜佑曰銀州春秋白狄地治儒林縣漢圖陰縣地丹州古孟門河西之地西魏置汾州

義川郡後改州爲丹州隋廢州及郡以義川縣屬延州義甯元年分延州之義川成窋汾川置丹州成窋鄜坊州春秋白狄之地統

興置中節後魏置中節郡隋廢郡以中部縣屬敷州武德二年分鄜州置坊州中部郡以周天和七年元皇帝放牧鄜州於此置

馬坊也。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將軍薩孤吳仁發靈原雷鹽

圖首領 慶五州兵鎮靈州西魏於五原置西安州後改爲靈州隋廢州爲鹽州郡貞觀二年復置靈州 又令執

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延陀至塞下知有

備不敢進 初上留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於定州仍兼左庶子檢

校民部尙書總吏禮戶部三尙書事

劉洎既檢校民部尙書又總吏禮是爲三尙書事民部之

外安得初有戶部兼唐六典貞觀二十三年始改民部爲戶部

上將行謂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

子安危所寄宜深誠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卽行誅上以其言妄發頗怪之戒曰卿性疏而太健必以此欺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謂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爲然庚申下詔稱洎與人竊議窺竅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

考異曰

錄云黃門侍郎褚遂良誣奏之曰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伊霍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遂良執證之不已洎引中書令馬周以白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帝以詰遂良又譴周諱之洎遂及罪按此事中人所不爲遂良忠直之臣且素無怨仇何至如此蓋許敬宗惡遂良故修實錄時以洎死歸咎於遂良耳今不取

免其妻

中書令馬周攝吏部尚書以四時選爲勞

四時選始一百請九十二卷元年

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之是歲右親衛中郎將裴行方

六

日府氏左右親衛左右勳衛左右翊衛各置開府一人武德七年改開府各置中郎將一人正四品下掌各領其屬以宿衛而各總其府

討茂州叛羌黃郎弄大破之

貞觀八年改會州汶山亦曰茂州取界內茂故山爲名後書冉

襲其山有大夷七羌九氏各部落

窮其餘黨西至乞習山臨弱水而歸

蜀之西山有弱水

詔釋元奘翻譯梵本佛經六百五十七部於宏福寺仍敕右僕

射房元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

比元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常謂翻譯者

多有訛謬欲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游西

域元奘旣辯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服之在

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

有撰西域記十二卷是年歸至京師上與之談論大悅故令翻譯

且爲之序

附錄樊初去時齊州靈巖寺有松一株樊以手摩其枝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歸汝可東向使吾門

人弟子知之及既去年年相捐約長數丈忽一年枝皆東向門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果東還人號其松爲摩頂松

兩貞觀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軍執

失思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彌可汗輕騎遁去

部內騷然矣丁丑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

四方

用漢六條也

刺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

屬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

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二月乙未上發并州庚申賜

所過高年鰥寡粟帛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

下之眾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

陳在駢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恩恩吾不憶也

上疾未全平欲專係養庚午詔軍國機務竝委皇太子處決於是太子閒日聽政於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上命太子暫出游觀太子辭不願出上乃置別院於寢殿側使太子居之絕不往東宮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宏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滅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尙猶如此况君之世子乎陛下既廢昏立明而闕教成之道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莫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愆伏願旬日之閒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從之上嘗幸未央宮辟仗已過

辟仗者衛士在駕前護屏左右止行人所誦賊兵清道而後行也

忽於草中見一人帶橫刀

橫刀者用

皮帶帶之詰之曰聞辟仗至懼不敢出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刀橫掖下詰之曰聞辟仗至懼不敢出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

上遽引還厠謂太子茲事行之則數人當死汝於後速縱遣之又

嘗乘腰輿

輿令人舉之其高至腰

有三衛誤拂御衣

親衛勳衛翊衛謂之三衛

其人懼色

變上曰此閒無御史吾不汝罪也

陝人常德元告刑部尙書張

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識又問術士程公

穎曰吾臂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上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

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爲正欲反耳命百官議其獄

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上

遣長孫無忌房元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

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今將奈何公好去

好去者與之訣別之辭己

太宗貞觀二十年

丑亮與公穎俱斬西市籍沒其家亮素寒賤以農爲業然志趣奇譎外雖敦厚而內實不情嘗棄其本妻更娶李氏李氏素有淫行驕妒特甚亮寵憚之李氏尤好左道所至巫覡盈門故亮與公孫常程公穎來往遂釀此大禍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旣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爲刑部侍

郎 閏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嚴州

俄高麗所

得二州

夏四月甲子太子太保蕭瑀解太保仍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卽蘇文也 初房元齡褚遂良同受詔重選胥書於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

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
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李涪風
深明皇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尤爲可觀上自著
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撰至是書成詔藏
於秘府 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昏上

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蔥嶺五國以爲聘禮

于闐時兼有漢

戎盧扞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疏勒在蔥嶺東北判汗國怡蔥嶺
中都城杜佑曰朱俱波亦曰朱俱槃漢子合國也去疏勒八九百
里

薛延陀多彌可汗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

所親昵國人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長吐迷度與
僕骨同羅共擊之多彌大敗乙亥詔以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
阿史那社爾爲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將

突厥兵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

徹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竝進以擊薛延陀上遣校尉

宇文法詣烏羅護

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一日烏羅護

皆蘇

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鞨擊破之薛延陀國

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

落

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于塞中以阿史德爲之長羣稍盛

回紇攻而殺之并其宗族殆

盡遂據其地諸侯互相攻擊爭遣使來歸命薛延陀餘眾西走

猶七萬餘口共立眞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爲伊特勿失可汗歸其

故地尋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使兵部尙書

崔敦禮就安集之救勒九姓酋長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間咄

摩支來皆恐懼朝議恐其爲積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救

勒其圖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

考異曰舊李勣傳云詔勣以二百騎發突

厥兵討擊今從鐵勒傳

己丑上手詔以薛延陀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

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時太子當從行少詹事張行成上疏以爲皇太子從幸靈州不若使之監國接對百寮明習庶政既爲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愛俯從公道上以爲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李世勣至鬱督軍山

考異曰勣傳作烏德健山唐歷云卽鬱督軍山虜語兩音也鐵勒傳云至於天山今

從唐歷

其酋長梯真達官帥眾來降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勣

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詣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勣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八月甲子立皇孫忠爲陳王己

太宗貞觀二十年

已上行幸靈州 江夏王道宗兵既波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眾
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
各遣使招諭救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庚午車駕至涇
陽賜高年鰥寡粟帛 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晉省後魏屬隴
東郡隋唐屬京兆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
封涇陽君之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 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
涇陽故城是此時車駕蓋至京兆之涇陽

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

有異
曰舊

回紇鐵勒傳作多覽葛今從實錄及本紀唐憲又回紇傳陳彭年
唐紀作斛薛鐵勒傳作斛薛今從實錄實錄又有契丹奚云十三
姓按契丹奚本非薛延陀所統又內附已 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
久嘗從征遼非至此乃降今從舊本紀

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為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
有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
上大喜辛未詔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賜其酋長璽書遣右

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

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

甘泉宮在京北其地隸界

磨石嶺又曰磨盤嶺又曰車盤嶺元和志曰當其登山必自車箱阪而上阪在雲陽縣西北三十里紫紆曲折單車時通上阪即

平原宏敏樓觀相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竝列流殃構禍乃屬以其虛折故名

自運初

言戎狄之流殃構禍乃自唐興運之初也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宏廟略已

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

竝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庚辰至

涇州丙戌踰隴山

隴山時屬隴州汧源縣界

至西瓦亭觀馬牧

原州平高縣南有瓦亭故關瓦

亭亦出隴山東北斜逕西南流烈成紀略關嶺

界又東南出新陽城入于渭故有東西瓦亭之別九月至靈州

在京師西北千二百五十里

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

願得天至尊爲奴等天可汗子子孫孫常爲天至尊奴死無所恨

甲辰上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

靈州從之 靈州地震有聲如雷 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

蕭瑀性狷介與同寮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元齡與中書門下眾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爲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瑀內不自得既數忤旨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羣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瑀意終怏怏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

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

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繳

熊蹯楚成王事雀繳趙武靈王

事引以喻梁武
俄死於臺城

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

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

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

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迴一惑在乎瞬

息之閒自可自否變於帷展之所

帷展之所謂天子朝羣臣之所

乖棟梁之體豈

具瞻之重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

商州漢宏農上洛商縣地

晉指上洛郡後魏置
洛州後周改商州

仍除其封 上自高麗還蓋蘇文益驕恣雖

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窺伺邊隙屢敕令

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 丙戌車

駕還京師冬十月己丑上以幸靈州往還冒寒疲頓欲於歲前專
事保攝十一月乙丑詔祭祀表疏胡客兵馬宿衛行魚契給驛祭
謂郊廟社稷明堂也表疏在朝羣臣及四方所上者胡宮四夷朝
貢之客兵馬調遣征伐及番上宿衛者也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
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藏其左
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二曰
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三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四
曰木契所以重鎮守慎出納五曰旌節所以委良能假賞罰魚符
之制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右者在
外行用之日從第一爲首後事須用以次發之周而復始大事兼
較書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
龍符左右各十京都置守曰騰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
青龍符西方曰驕虞符南方曰朱雀符北方曰元武符左四右三
左者進內右者付外隨身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
庶官以銅佩以爲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木
契之制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
官鎮守則左右各十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專賞節以專殺 授五品以上官及
除解決死罪皆以開餘竝取皇太子處分 十二月己丑羣臣累

請封禪從之詔造羽衛送洛陽宮 戊寅迴紇俟利發吐迷度僕

骨俟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

俟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善酋

長皆來朝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

按閣本大明宮圖元武門右元武殿後有紫蘭殿大樂宴胡客

率引入元武門今此芳蘭殿豈紫蘭殿邪

命有司厚加給待每五日一會 癸未上謂

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

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

也

家語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彌汶之後南遊於楚後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

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

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忠者也 詩云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房元齡嘗以微遣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爲元齡自義旗之始翼贊

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勸元齡為
 最自非罪在不赦搢紳同尤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
 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
 召出之頃之元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芙蓉園在京城
東南隅秦之陸
 州漢之樂遊苑唐之曲江同此地也長安志曰隋營宮城宇文愷
 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墾
 之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入城為芙蓉池且為
 芙蓉園也劉餗小說曰顯本古曲江文帝惡其名曲改曰芙蓉為
 其水盛而芙蓉富也元齡教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
 〇豈音陔又音駟

果幸其第因載元齡還宮

貞觀二十一年春正月開府儀同三司申文獻公高士廉疾篤
 辛卯上幸其第流涕與訣壬辰薨上將往哭之房元齡以上疾新
 愈固諫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舊姻戚豈得聞其喪不往哭

平公勿復言帥左右自興安門出

按六典大明宮南面五門次西曰興安門但貞觀以前人主常

居太極宮高宗龍朔之後方居大明宮然此時已營永安宮永安即大明也或者帝自永安宮而出興安門獻接舊嘗高士廉傳上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迎諫馬首延喜門直皇城之東北隅而興安門直大明宮城之西南隅由大明之興安門至皇城之延喜門其路迂且遠感太極宮中別自有興安門也長孫無忌在士廉喪所聞上將至輟哭

迎諫於馬首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廟蒼生

自重且臣舅臨終遺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輒屈鑿駕

死者北首夷衾覆尸

之衾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尸之槩曰夷槩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者也上不聽無忌中

道伏臥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橫

橋

長安故城橫門外有橋曰橫橋

上登長安故城西北樓望之慟哭王廉敏惠有

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

祖濟竝稱先達與士廉結忘年之好由是有名自以齊之宗室不

欲廣交屏居終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勸之仕仁壽中補治禮郎斛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貶爲朱鳥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癘地乃留妻鮮于氏奉養而行會世大亂京師阻絕蕭銑敗歸國士廉妹先適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生子無忌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于家恩情甚重識上於潛龍時因以晟女妻焉卽文德皇后也士廉旣爲國戚且素有才望故尊寵異於羣臣 丙申詔以迴紇

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府

考異曰舊書作金微今從實錄唐歷

多濫葛爲燕然府

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

府者都督府也

渾爲臯

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結爲鷄鹿州阿跌爲鷄田州契苾爲榆溪

州思結別部爲蹄林州白霫爲寘顏州

歸音帶實音田

各以其酋長爲都

督刺史各賜金銀綉帛及錦袍勅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

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爲
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迴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
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
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爲表疏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然迴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丁酉詔以

明年仲春有事泰山禪社首

應劭曰社首山在漢泰山郡博縣晉灼曰山在鉅平縣南十二里唐置兗

州博城縣

有社首山餘竝依十五年議

二月丁丑太子釋奠於國學

上

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
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
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
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鳴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三月以

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青邱道行軍大總管

相如子虛賦曰夫齊東陸鉅海觀乎

成山射乎之景秋獵平青邱彷彿乎海外服虔曰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晉天文志有青邱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也○陸音主

又音

峯 右武侯將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

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

孫貳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兩軍

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 辛卯上曰朕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

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順眾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

之民鑿山槎木

槎逆斫木也○桂音茶

疏百川注之海其勞甚矣而民不怨

者因人之心順地之勢與民同利故也 是月上得風疾苦京師

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爲翠微宮

楊大年曰翠微宮在驪山

絕

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臯蘭等七州

新書曰置燕然

都護府于古單于塞宋白日
在西受降城東南四十里
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爲之素

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其率馬牛爲獻素立惟受其酒一盃餘悉

遺之 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

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有格被不得除正官命初昌齡與

進士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唐初

以考功員外郎知貢舉至開元間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張洞

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

始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

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

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壬辰詔百司依舊啟事皇太子 庚辰

上御翠微殿翠微宮之正殿也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

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諱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

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爲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李世勣軍既渡遼歷南蘇等數城

前漢書元菟郡高句驪縣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

高麗多背

城拒戰世勣擊破其兵焚其羅郭而還

六月癸亥以司徒長孫

無忌領揚州都督實不之任 丁丑詔以隋末喪亂邊民多爲戎

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宐遣使詣燕然等州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
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還本買其室草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爲薛

延陀所掠者亦令贖還 癸未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尙書時房

元齡畱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元齡何言對曰元齡聞李緯

拜尙書但云李緯美髭鬚帝遠改除緯洛州刺史 考吳曰唐歷云
居無何改緯太

下醫事今
從舊傳 秋七月牛進達李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

攻石城拔之進至積利城下高麗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

首二千級 上以翠微宮險隘不能容百官庚子詔更營玉華宮

於宜君之鳳皇谷 玉華宮在宜君
縣西四十里 庚戌車駕還宮 八月壬戌詔

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加以河北水災停明年封禪 辛卯骨

利幹遣使入貢丙戌以骨利幹爲元闕州拜其俟斤爲刺史骨利

幹於鐵勒諸部爲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脾適熟

日已復出矣

骨利幹居瀚海北塞其地北距海至京師最遠又北渡海則晝長夜短蓋近日出處考異曰賈錄唐

歷皆作羊脾骨一行大衍歷義及舊天文志唐統紀皆作脾折天文志云膈羊脾按正言羊脾者取其易熟故也若煮羊脾及脾則離中國通夜亦未爾矣今從大衍歷義

己丑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

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

手詔曰五嶽陵霄四海互地納汙穢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

解位天子

言欲使天子解位也

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

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丁酉立皇子明爲

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

爲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

左傳晉太子圉爲嬴

於秦壽公以女妻之聞壽逃歸謂之曰與子歸乎重氏不敢從
聞途迷歸及晉公子重耳入秦秦穆公納女五人懷贏與焉謂之
辰贏賈季曰辰贏乃止尋以明燧元吉後 戊戌救宋州刺史王

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十二州直潤常

蘇湖杭越台 冬十月庚辰奴刺噉俟友帥其所部萬餘人內
發括噉俱也

奴刺都落居吐附谷深党項之別 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

勃本突厥同族世爲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眾欲奉以爲大可

汗時薛延陀方強車鼻不敢當帥其眾歸之或說薛延陀車鼻貴

種有勇略爲眾所附恐爲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

遣數千騎追之車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其地三垂

斗絕惟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 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眾稍稍歸之數年

間勝兵三萬人時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遺其

子沙鉢羅特勒入見又請身自入朝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

特爲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

考異曰舊錄詔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屯衛將軍韓華迎之車鼻徒飾其

辭初無來意韓華將招歌邏祿其功之車鼻覺其謀華與車鼻子跋苾特勒相射而死調遮亦被殺今從舊矣厥傳 癸卯

徙順陽王泰爲濮王 壬子上疾愈三日一視朝 十二月壬申

西趙會長趙磨帥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爲明州

東謝之南有西趙蠻西抵昆明南卽

西洱河出穴阻深

龜茲王蘇伐墨卒弟訶黎布失畢立浸失臣

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節崑邱道行軍大總管

自古相傳西域有崑

崑山河源所出又爾雅曰三成爲崑崙邱故曰崑邱道

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

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

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 高麗王使其子莫離

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

成貞觀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
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
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
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
免爲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
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
勿以爲是而法之願我宏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
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
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實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
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
不慎哉 中書令兼右庶子馬周病上親爲調藥使太子臨問庚

寅薨年四十八上思之甚至欲假方士術以求見其儀形其寵眷如此 戊戌上幸驪山溫湯 己亥以中書舍人崔仁師爲中書

侍郎參知機務 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爲柱國封樂

浪郡王遣使冊命 丙午詔以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邱道

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

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 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知尙書門下省

事 戊申上還宮 結骨自古未通中國 杜佑曰結骨在同 統西北三千里 聞鐵

勒諸部皆服二月其俟利發失鉢屈阿棧入朝其國人皆長大赤

髮綠睛有黑髮者以爲不祥上宴之於天成殿謂侍臣曰昔涓橋

斬三突厥首自謂功多 謂武德九年頡 利犯便橋時也 今斯人在席更不以爲怪

耶失鉢屈阿棧請除一官執笏而歸誠百世之幸戊午以結骨爲

堅昆都督府以失鉢屈阿棧爲右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隸燕然
都護又以阿史德時健俟斤部落置祁連州隸靈州都督是時四
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

辛酉上引見請胡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

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

陸倕

典釋文曰司馬云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崔云北方無毛地也按毛草也地理書曰山以草木爲髮上營玉華

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然備設太子宮百司苞

山絡野所費已巨億計乙亥上行幸玉華宮賜所過高年篤疾粟

帛有差己卯敗於華原

華原宜君銅官漢雲陽被禰之地後魏于華原置北雍州西魏改爲宜州又置北地

郡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以縣屬京兆初復置宜州貞觀十七年州廢而以華原復屬於京兆中書侍郎

崔仁師坐有伏閣自訴者仁師不奏除名流連州

連州漢桂陽陽山之地梁置陽

山郡隋置連州大業初廢州爲熙平郡唐復爲連州連州在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舊傳本巽州今從新書本紀

三月己丑分瀚海都督俱羅勃部置燭龍州 甲午上謂侍臣曰

朕少長兵閒頗能料敵今崑邱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顛那利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布失畢其次也 庚子隋蕭

后卒詔復其位諡曰愍使三品護葬備鹵簿儀衛送至江都與煬

帝合葬 充容長城徐惠

唐會要曰舊制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爲九嬪

正二品晉武帝太康三年分烏程立長城縣屬吳興郡今湖州長興縣是也

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

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竊見頃年以來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邱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役戍去鬻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

功填無窮之巨浪國未破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
國常規然黷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
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
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
也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北關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
時玉華創制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和雇取人不無煩擾
之弊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
俗實敗素於滄風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願
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則名與日月無窮功業與乾坤永大上善
其言甚禮重之 宗正卿致仕李百藥卒百藥幼多病故祖母趙

氏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又馬元熙嘗造其父德林議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琅邪之稻竝不知刈稻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邠人藉稻杜預註云邠國在琅邪開陽又等大驚異之百藥以名臣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沈鬱尤長於五言詩雖樵童牧豎竝皆吟諷性好引進後生提獎不倦所得俸祿多散之親黨又至性過人初侍父母喪還鄉徒跣單衣行數千里服闋數年容貌毀悴爲當時所稱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嘗池鑿山文酒談賞以舒平生之志卒年八十四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八終